

A BELL FOR ADANO

JOHN HERSEY

一九四四年美國首選小說
• 普利哲獎金獎得者 •

阿丹諾之鐘

約翰·海爾賽原著

林友

光出版

阿丹諾之鐘

約翰·海爾賽原著
林友蘭節譯

原序

喬波羅少校是一個好人。你會相信這句話。我把他的故事寫出來，就是爲了這個緣故。

他是義大利小城阿丹諾的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的長官，也可算是這個被解放城市的美國市長。

我認識喬波羅的時候，他已就任阿丹諾的行政長官，他是一個好人，雖然在某些有色有聲的做人方法上，尙嫌表現不夠，但他在阿丹諾所已做成的和做不成的，實具體而微的代表着美國在歐洲所能爲和不能爲的事情。

是故，我請求你們清楚地認識喬波羅這個人。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。我們的未來世界，將寄在他的身上。邱吉爾的辭令，羅斯福的慈悲，大憲章，四自由

，十四條款，紙上有條不紊的圖表、計畫、希望、或條約，沒有一件可作任何的保證。而可作保證的，祇有人，祇有在壓迫下的人的行為，祇有我們無數的喬波羅。

(一)

美軍沒有遭遇多大抵抗，便攻下阿丹諾城。

少校挾起一個公文袋，躍過第九千四百八十八號登陸艇的跳板，自港外一個起運硫磺的小碼頭上岸。

他對跟隨他踏上的小碼頭的軍曹說道：「保斯，我常在夢中想見這塊地方，現在到來，真好像回家一樣。」

這個人就是喬波羅少校，也是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派駐阿丹諾城的最高行政長官。少校中等身材，膚色黝黑，好像他的父母，他們原籍是佛羅倫薩附近的義大利人。少校蓄起短髮，圓面孔，笑容可掬，可是却有一雙專注而銳利的眼睛。年紀約三十五歲。

保斯軍曹是一個憲兵，阿丹諾地方的治安，就要放在他的肩膀上；他要設法

肅清當地的歹徒，并使良善分子用得其所。

兩人沿巴林諾街向前跑，街上靜悄無人。居民不是逃入深山，就是躲避在防彈壕和地窖裏。夾道的房子，矮矮兩層，灰色的磚，灰色的百葉窗，加上炸彈的或砲彈的彈洞所揚起的灰烟，越覺黯淡與荒涼。這邊一座房子中彈，那邊一座房子傾圮，灰色的磚散亂在灰色的街心。

他們跑到城中心的普洛加拉索方場：就在那裏找到他們所尋找的房子。

那是一座看去便有成權模樣的房子，不像一般義大利城市所見的法西斯總部的建築物，徒有其表，不堪風雨。那是一座用石塊築成的古老大樓，二層樓外那個古色斑駁的陽台，不知已有多少人在上面發表過演說。在法西斯之前，它早已供君王使用，而今在法西斯之後，又效忠於民主了。倘若你在外表上還不能認識它的威權性，它的前面還浮飾着『雷達宮』幾個青銅字。

樓前的左角築起一個鐘塔。塔頂有一個掛鐘的金屬架子，形式奇特，陳舊十

分。可是那口鐘已不知到那兒去了。

少校步過方場，來到市政廳前黑色的大門，放下公文袋，從衣袋裏拿出一根粉筆，在門上的鑲板上寫着：

『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

阿丹諾城

喬波羅少校（美國人）』

寫畢，兩人進門，樓梯是大理石造的，他們一邊拾級，一邊張望。他們拐了一個彎，穿過一道門，門側有一間辦公廳，乍眼看見，喬波羅少校爲之愕然屏息。

它給人的第一個印象，就是非常之大。約七十呎長，三十呎闊。天花板高高在上。地板用大理石鋪成。

儘管街上哀叫着貧寒，這間大廳却是窮奢極侈。重烏木的傢具全屬義大利式

，上面雕刻一種半人半果似的生物。窗簾用錦緞製成，牆上也掛起絲質的裝飾。進門之處靠近大廳的西南角。門右擺起一張巨桌，桌上放有一些地圖和空中照片，早上一個美軍團部的軍官，曾把這間大廳當作指揮站，那些東西都是他們遺留下來的。

在這間大廳裏，他們找到一個義大利人。他顯然早就匿藏在那裏。他長得不高大，穿起一套粗布的制服，領兒扣上，但沒有領帶。

這個矮小的義大利人，向他們行一個法西斯的敬禮，然後帶起一個懇切的面色，以義語說道：『歡迎美國人！羅斯福萬歲！你們到來，我可歡喜極了。我憎恨那些法西斯傢伙已很久了。』

少校以義語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

那矮小的人答說：『我叫薛圖。人家都曉得我是反法西斯的。』

少校問：『你是幹什麼事的？』

『我是市政廳的門房，阿丹諾人。』

少校道：『你是這兒門房嗎？』

『每天從上午八時工作到下午八時。』

『你倘若真是憎恨法西斯黨徒，爲什麼又替他們工作？』

『我憎恨他們不自今日始，我是以反法西斯聞名的，我引起他們大大的懷疑，已有多年了。』

少校道：『門房，你會知道，我是喜歡聽真話的。假如你哄騙我，你可自討霉頭吃。不要對我說謊。假如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，你就是一個法西斯黨徒，毋須扯謊瞎說。』

薛圖說：『一個人必須吃飯，必須生活。我有六個孩子啊。』

少校道：『那麼，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了。現在，你可學習在民主政治中過活。你就當我的門房吧。』

街外的遠處傳來一陣機關槍與來福槍的聲響。薛圖駭得蹲伏起來。

保斯說：『你害怕嗎？』

少校說：『這裏曾經打得很兇嗎？』

薛圖，以戰慄不成聲的語調，敘述砲轟和空襲的情形。當他的神經較為緩和下來時，他說：『我們挨着餓，已經三天沒有麵包了。全體重要官員都已逃跑，剩下我把守這滿城。死屍的臭氣也很厲害，尤其是在聖安格羅街一帶。因為幾天來水車的車伕看見飛機在頭上打轉都沒有勇氣去取水，有些人便生病了。我們不相信會打勝仗。我們的古鐘不知拿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』

少校道：『你們的古鐘？』

薛圖說：『我們的古鐘已有七百年的歷史。墨索里尼把它拿走了。每隔十五分鐘，它打響一次，鐘聲悠揚而悅耳。墨索里尼却拿它去製砲管或其他東西。當時全城人士都十分憤激。一致懇求市長的叔叔出頭斡旋，寧願改獻教堂的其他銅

鐘。可是市長的叔叔表示，他祇是市長的叔叔而不是襲續教堂聖物的人。我們終於失掉我們的古鐘。那僅是你們到這裏來的前兩星期的事。你們爲什麼不早些來呢？」

『那個鐘以前掛在什麼地方？』

薛圖，指着他的頭頂上說：『正在這裏，當它打響時，整座房子都感震盪的。』

少校對保斯說：『我看見塔上有個鐘架。』

少校跑到桌前，拉出一張靠背很高的椅子坐下來，仔細地把雙腳放在有螺旋狀裝飾的足几上。

保斯道：『我知道現在必須去做什麼事。我須找到法西斯黨部，看看可以搜出什麼紀錄來。我可帶這門房去找嗎？』

少校說：『保斯，去啦。』

而今，少校想起他自己的工作，他不再覺得疲倦了。他兀的站起來，跑出陽台上，看見那裏有兩根旗竿。他轉回房裏，打開他的公文袋，拿出兩面國旗，一面是美國的，一面是英國的。他先在左邊的旗竿升起美國旗，未升到竿頂，方場裏已有五個義大利人。他還未把英國旗縛在右邊旗竿的轆轤上，人數已增至二十。當他升好了兩面旗，下面約有四十人，齊聲高呼『美國萬歲。』

他向他們搖手致意，便回到辦公廳裏，精神爽快得很。

忽聞一陣敲門聲。

他用義語說道：『請進來。』

門兒應聲而開，一個人跑進來，看去好像有點『似曾相識』。少校後來恍然明白了，他并未認識這個人，但在美國誹謗誣盜的電影上，却看過幾個好像他模樣的人。這人生得一個義大利流氓副手的醜相，慣於站在頭腦的背後，討點小便宜的。他禿了髮，脛唇皮，臉上還有一塊疤痕。眼睛鬼鬼祟祟，裝得幾分願意聽

受命令的神態。

他用美語說道：『你升旗了，阿丹諾的戰事已結束了？』

少校說：『是的，你是誰？』

這人說：『我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城，到這裏三年了，你可給我一
份工作嗎？』

少校說：『你叫什麼名字。』

這人說：『趙施比。克利夫蘭的人叫我阿裘。』

少校說：『你會做什麼事？』

趙施比說：『我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，我憎恨那些法西斯黨徒。我可替你好
好的工作。』

少校說：『假如你真是一個善良的人，為什麼你離開了美國？』

趙施比說：『我是被驅逐出境的。』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我沒有護照。」

少校樂聞趙施比并不諱言他的非法行爲，道：「好的，我就僱用你。你來當我的翻譯員吧。」

「你不是會說義語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但這裏還有其他不會說義語的美國人，我也許要你幫忙作其他事情哩。你清楚地認識這城裏的人不？你曉得誰是贊助美國人的，誰是反對美國人的嗎？」

「官長，我願盡力幫你的忙。」

「好的，你剛才說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趙施比，你叫我阿裘吧。」

「這不成，我們是在義大利，我在這裏就叫你趙施比，現在請你注意兩件事

：你必須對我忠誠，不然的話，你便要大吃苦頭。還有，你不必盼望我可會給什麼好處，我對任何人都不是這樣做，你聽到嗎？」

『是的，官長，請不必過慮。』

『現在你試告訴我，城裏最需要的是什麼？』

『那就是糧食。阿丹諾現在十分缺糧，很多人已經三日沒有吃東西了。』

『城裏共有幾多個麵包師？』

趙施比還未能回答這個問題，忽聞同時響着一強一弱兩種不同的敲門聲。

趙施比趕快跑過去開門。兩個人幾乎從門外跌進來。兩人都穿得整齊，結領帶。其中一個年紀已很大。另一個是胖漢，看去約有四十歲。他們急急跑進來，彼此好像都不願別人搶先一步。

年長的一個用穩重的英語腔調說：『少校先生，我名叫嘉哥巴杜，年紀八十二歲。這裏的硫磺業大半屬於我有。說來差不多嘉哥巴杜就是硫磺，而硫磺就是

嘉哥巴杜。我願隨時聽受少校的指教。』

肥胖的見嘉哥巴杜首先發言，似乎不耐煩的，也用英語說：『我名叫克拉西，我帶了一封電報來。』

少校說：『兩位先生，我有什麼效勞的地方？』

嘉哥巴杜說：『我來貢獻一點意見。』

克拉西說：『我來送電報。』

嘉哥巴杜說：『美國人老遠的來到陌生的義大利，需要有人貢獻一點意見。

』這位老人注視着翻譯員趙施比繼續說：『我願奉勸少校一句話，做事務須小心，阿丹諾這塊地方，有很多人曾在美國犯了法，有的且被判要坐電椅。』

少校看見趙施比聽得不自然，說：『趙施比，我想跟城裏牧師說話。你可把他請來嗎？』

趙施比說：『官長，你指那一位牧師？』

嘉哥巴杜說：『少校，阿丹諾城共有十三個教堂，有些好像聖安格羅堂和聖撒巴士第安諾堂，每堂有牧師兩三人。』

少校說：『那間教堂最好？』

嘉哥巴杜說：『教堂沒有好壞之分，但聖安格羅堂頂有名，因為班蘇維齊與神父最受人敬重。』

少校對趙施比說：『你去把他請來吧？』

『是的，』趙施比說着便離去。

當他跑出了房門外，少校對嘉哥巴杜說：『趙施比這人可靠嗎？』

嘉哥巴杜鞠躬而言道：『我祇提及電椅，但不想說出人名來。』

少校勃然作色說：『你說，你是來貢獻意見給我的。我必須知道趙施比爲人如何。他是不是可靠的？』

年老的再鞠躬而言道：『趙施比不足爲害的。』

克拉西眼見嘉哥巴杜佔盡上風，覺得極不耐煩。他說：『我帶來一個電報，請替我拍出去。』

少校說：『這裏不是一個電報局。現還在打仗，你以為我們沒有比拍電報更有意義的事要辦嗎？』

克拉西抱歉地說：『我是反法西斯的。我帶來這個電報，祇有你能把它拍得出去的。』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塊有綫條的紙，早經摺疊起來，用一管安全針釘住。他把這份電報送給少校，少校隨手放在桌上，使克拉西大為失望。

少校說：『你說，你是來給我貢獻意見。請告訴我現在城裏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？』

這一回，肥胖的克拉西却先人一着說：『糧食，大批的糧食。』

嘉哥巴杜說：『城裏需要一口鐘，那比什麼東西都要緊。』

克拉西說：『一口鐘，這是愚人之見。糧食實比什麼都要緊。』